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摘自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见证】

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鲜卑族

□高培莹

鲜卑族起源于大兴安岭北麓,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山谷中,至今还有建立鲜卑族的祖先石室旧墟——嘎仙洞遗址。

十六国时期,鲜卑的慕容、乞伏、宇文、拓跋等都曾建立政权。特别是拓跋部于公元386年建立代国,同年四月又改国号为魏,建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史称北魏。

北魏于公元439年灭北凉,统一了中国北方。在长期统治中国北方期间,鲜卑人逐步由畜牧经济为主的游牧生活转向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并与汉族融合在了一起。

北魏孝文帝崇尚汉文化,他即位时,鲜卑族入主中原已经近百年了,社会总体趋于安宁,但是仍然面临很多问题。为了使北魏王朝更加稳固,孝文帝认为,只有接受并吸收中原文化,团结并融合汉族,才能长治久安。

于是,孝文帝决定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洛阳。但是,鲜卑的王室贵族都反对迁都。孝文帝设计,率领军队准备南征,到洛阳时,许多王室贵族又开始反对南征,孝文帝说,不南征就迁都,权衡之下,这些王室贵族只好同意迁都洛阳。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开始制定一系列政策全面推行汉化。首先推行鲜卑人学汉语,“诏断北语,一从正音”(《魏书·咸阳王传》),“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纪》)。所谓“北语”即鲜卑语,所谓“正音”,即汉语。孝文帝强行规定大小官吏不得用鲜卑族语言,违者降级或者免职。

同时,孝文帝下诏改姓汉姓,并带头将“拓跋”姓改为“元”姓,取“一元之始”之义,贵族则改为穆、陆、贺、于、尉等姓。今天的“元”姓即多为北魏皇室后代。改了姓氏的鲜卑族人必须穿汉服,不再穿胡服。

孝文帝一方面将皇室宗亲与部落首领的鲜卑姓改为“八氏十姓”和“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一方面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甚至下诏禁止鲜卑族同姓结婚。到文成帝时,他自己就跟汉族姓冯的大户女子结婚,也就是后来的冯太后。冯太后是北魏第一个汉族皇后。以前鲜卑族只有武官没有文官,孝文帝就仿汉制建立文官制度。而且,把“大可汗”改称为“帝”,并追称历代祖宗为某某帝。

通过这样的变革,鲜卑族与汉族得到了更大的融合。这些变革不仅对鲜卑族,对文化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鲜卑族人写汉字和中原人不一样,写字的劲儿特别大,“魏碑”这种独特的书法艺术就是那时候形成的。

由于鲜卑族提倡佛教,汉人信仰佛教的也越来越多,佛教在中国北方得到了空前发展。各地竞相建寺庙,大量开凿石窟,树碑立传,搞佛像雕塑,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石窟艺术和碑刻艺术。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洛阳的龙门石窟就是北魏时期的作品。

历史上,鲜卑族是个大民族,居住区域分布很广,除去后燕时融入汉族的慕容鲜卑,北魏时留在大同和洛阳周围的拓跋鲜卑,鲜卑远征时留在东北的拓跋鲜卑(现称锡伯族)、十八世纪中叶西征到伊犁的鲜卑族(现称锡伯族)之外,还有两个地方有鲜卑族后裔,一个是四世纪时,随拓跋鲜卑远征的鲜卑族吐浑部落,现在在凉州、祁连山一带和浩门河流域及河湟地区居住的土族;另一个就是分布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和海参崴、库页岛的鲜卑族,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意思实际是“鲜卑族居住区”。

《红山玉龙谣》:舞出五千年玉龙神韵

□本报记者 高瑞峰

【石榴籽】

柔软而有力的身姿时而起舞,时而飞跃,一甩臂、一转头,像极了一条破土而出、神勇傲气的巨龙……

近日,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歌舞剧院(以下简称呼和浩特市歌舞剧院)首创的古典舞作品《红山玉龙谣》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终评,在47支参赛队伍中,获得了第七名的佳绩。

这对于一直以跳蒙古舞为主的呼和浩特市歌舞剧院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我们剧院首次以古典舞参加‘荷花奖’比赛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题材取自发现于赤峰地区的红山玉龙也功不可没。”呼和浩特市歌舞剧院艺术总监张翼鸿说。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前,是中国东北地区辽河流域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被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碧玉龙,整体由岫岩玉雕琢而成,卷曲呈“C”字型,发现于赤峰市翁牛特旗,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华第一龙”。

碧玉龙,饱含了人们对龙的所有美好想象。它气势磅礴,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给人一种昂扬向上的腾飞之感,代表着中华民族

洪洪中华,源远流长;龙之气象,腾翔于天。中华玉龙带着远古的记忆和不朽的精神从书中翩然而来,生动于舞步之间,古今相互遥望、奔腾、雀跃、凝思、传承,将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的龙之精神一一道来。

悠扬的乐声响起,儒雅的考古专家手捧考古专著,聚精会神地阅读。书中记述的红山玉龙,让他神思飘荡,热血沸腾,随着阅读的深入,红山玉龙的形象在他的脑海中翩然而至,他和玉龙有了跨时空的对话和交流。这一刻,中华民族独一無二的千年风骨和神韵在传递、流淌……

这部作品中,除了考古学者外,其他演员都以“景物”的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

张羽琪扮演的是“玉龙”,其他演员扮演的,或者是红山时期的一棵树,或者是红山时期的一座山,或者是红山时期的一条河,演起来难度都很大。



穿越时空,考古学者与“玉龙”共舞。



“龙”之跳跃。



凝神静读。

多元融合 独特诠释

独特的精神标识。因而成为华夏银行标志,成为内蒙古十大文化符号之一,成为呼和浩特市地铁拉环的造型,更成为红山文化的象征。

2022年初,呼和浩特市歌舞剧院深入挖掘我区本土优秀文化符号,确定以红山玉龙为切入点,打造古典舞作品《红山玉龙谣》。

创作初期,为了全面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山玉龙谣》的导演孔德辛、郭海峰团队几次奔赴赤峰实地采风,对当地文化进行深层次解析,把握红山玉龙中所蕴含的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文化

理念,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独特精神内涵,最终确定了《红山玉龙谣》的创作内涵。

“通过舞蹈的形式,让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玉龙’这个文物活起来,让它从历史中走出来,从书本中走出来,以古典舞这个载体,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与定义。”张翼鸿说,这部作品同时包含了太极拳、呼麦、口弦、蒙古筝等多种元素,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舞蹈风格。在结构空间、视角转换以及人物设定上,包括考古专家和玉龙的关系、和红山的关系等,都创新性地进行了融合,既有内蒙古的特色,又不失古典舞的韵味。

突破壁垒 挑战自我

张羽琪,青年舞蹈家,四五岁起开始学习跳舞,一路走来,以蒙古舞见长,在呼和浩特市歌舞剧院参演的多部作品先后荣获“荷花奖”金奖,此次在《红山玉龙谣》中扮演主角“玉龙”。

时长7分多钟的《红山玉龙谣》是部群舞作品,共有32名年轻演员参演,男女演员各16名,28岁的张羽琪算是大姐姐,年龄最小的是“00”后。

选择通过古典舞的方式来演绎这部作品,对于这群年轻演员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胆挑战,但是,他们面对导演和剧团领导的高标准严要求,不管托举、跳跃的动作反复多少

次,不管排练到多晚,从来都没有喊过一声累,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对我以及其他演员来说,首次选择古典舞的方式表演,是一次突破壁垒的挑战和多元化的融合,除了与时间和体力的对抗,还有来自于专注力、表演力、协作力等诸多方面的挑战,而且,我们这次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红山玉龙,所有的苦、累都是值得的。”张羽琪说。

2023年3月,成功出炉的《红山玉龙谣》参加了第六届内蒙古舞蹈大赛,荣获创作、表演一等奖和最佳作曲奖。

龙之大气 民族自信

尤其张羽琪扮演的“玉龙”,一举一动无实物可参照,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让观众误认为是一条蛇。

怎样才能演出龙的霸气、威武和自信?在导演的帮助下,张羽琪反复琢磨红山玉龙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断研究、修改舞蹈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决赛的舞台上,她为大家演绎出了“龙非池中物,乘雷欲上天”的自信、豪迈和大气。

由于戴头饰需要花费四五个小时,4月27日正式比赛前一天,为了节省第二天的时间,张羽琪戴着头饰睡了一晚上。“头发都被辫成了小辫子,一挨枕头就疼,一晚上没睡好。”张羽琪笑着说。

正式比赛当天,张羽琪又和其他演员一

样,早早地起来做赛前准备。当时,她最担心的,是右脚的伤势不要发作。

“比赛前十几天的一次排练中,我的右脚后跟落地时,不小心震伤了,绷脚就疼。为了不耽误排练和比赛,我当时没告诉导演,也没去医院,在更衣室抹药时,被其他演员发现了,大家都很关心我,但是,为了这部作品能够顺利参加比赛,她们都替我守口如瓶。”张羽琪说,“直到现在,导演也不知道我受伤了。”

靠着这样的拼搏精神,当张羽琪和其他演员站在荷花奖的比赛舞台上,当灯光暗下、音乐响起时,之前排练时的种种紧张和忐忑顿时一扫而空,放松下来的每位演员全情投入到对作品的演绎中。

“舞台上的我们很自信,我们就是那条龙、那条河、那座山,是不是第一次跳古典舞有什么关系呢。”张羽琪说。

比赛结束,走下舞台的那一刻,张羽琪才感觉到,右脚疼得那么厉害。



威武“玉龙”。

(图片由呼和浩特市歌舞剧院提供)

【一言】

共建共享文化之美

□吕帆

文化遗产是赓续中华文脉、传承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活起来、亮起来、传起来”。

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理念共识是核心。我国是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是世界遗产大国和现任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备案博物馆6183家;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3026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3家;世界遗产56项,位列世界第二。传承发扬如此丰厚的遗产资源,需要全社会形成“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的大格局观,凝聚共识、主动作为。

10年来,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各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规划,从宏观的城市规划到具体文物的保护传承,全力当好中华文明薪火传人的理念深入人心。尤为重要的是,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并未停留在文件与理念上,在此进程中,一大批文化遗产获得抢救性保护,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得到世人关注。以中道为例,泰山申遗成功,改写了世界遗产的历史,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基础上增加了第三类世界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良渚遗址申遗成功,不仅创造出一片如公园般秀丽的考古遗址,更实证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让文化遗产资源“亮起来”,科技赋能是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化、影像化等技术手段的加持,对活化利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已无须多言。近年来,大众媒体纷纷以文化资源入题,通过先进技术带领观众“古今穿越”,《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考古大会》等文化节目聚焦传统典籍、考古遗址、中华国宝、节日文化等主题,以昂扬的文化自信、贴近大众的传播语态,在广大观众心中唤醒了“文化之根”。在数字化应用方面,不久前上线的敦煌遗书数据库极具代表性,通过现代数字处理技术,重新汇集起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敦煌遗书资源。敦煌文物以数字化形式回归华夏大地,又以数据共享的方式开放给全世界的敦煌学爱好者。

让文化遗产资源“传起来”,年轻群体是关键。文化遗产要真正建构蓬勃向上的生态,就要与当下生活和年轻群体产生广泛交集。唯有融入时代,融入生活,文化遗产才能焕发新的光彩。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不能是单向地传达信息,而要激发年轻人主动融入、积极分享的意愿。信息碎片化、娱乐快餐化和青年亚文化圈层化的当下,对文化遗产传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喜的是,近几年来,随着年轻群体文化自信与家国认同感的提升,国风创意的视频、青春语态的分享、跨界融合的创意产品频频“破圈”。相关数据显示,在年轻人群体聚集的视频社交平台,1557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已有超过1320项通过创意视频在“Z世代”中分享传播。

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诉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迈入新时代,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面临的新形势,让散布于锦绣大地的文化遗产进一步“活起来、亮起来、传起来”,让大众得以共享文化之美,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强劲支撑,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摘自《光明日报》)